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 臣溫廷鑑

謄錄監生 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夏四月庚申朔金左副元帥宗維退兵淵聖  
皇帝北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桌同知樞密院  
事兼太子少傅孫傳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  
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司馬朴從朴光兄孫  
也城始破朴詣軍前納款逮將北還朴遺書二帥請存

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

靖康野錄云金人欲立司馬朴朴云吾祖有大功德於前

朝朴不才安敢作此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按它書金人未嘗有立朴之議今不取

初淵聖

皇帝以肅王樞熟敵情偽欲與俱王泣曰遠使乍歸不

願離膝下請甚確遂以祁王模侍行

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錄

帝

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

過一城輒掩面號

此據孤臣泣血錄三國謀謨錄亦有之其進序云編成此書以代嘗膽之

苦庶幾會稽之耻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

初敵縱兵四掠東及沂密西至

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

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 邦昌委范瓊

交割城池敵留檄書數百道具言志在弔民本非貪土

并述邦昌以死辭避不獲之意使邦昌傳諭四方

金檄書云

宋之道君少主后妃以下並已北遷應文武百官僧道  
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為主者一人却准文武百僚僧  
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乞自元帥府推  
擇賢人永為藩屏又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  
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為質者也既許  
尋舊好之後夜犯營寨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  
將欲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為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犯  
於不虞罪當萬死然主上年少蒞事日淺蓋由姦臣所  
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語其少主趣迎使人泣而謝  
罪及至和成洎從軍北行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

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  
理會雖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  
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  
頭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  
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不見容或以腦觸柱  
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  
共戴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志泊在京百官差到翰林  
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儔賈狀勸請曰聞建邦立  
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合  
三元化包九有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契勘雖不許存立  
趙氏既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於民為幸亦已深矣  
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  
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勤勞於三事  
敢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為慮而不  
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  
為主之望及別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

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慮別有辭讓伏望元帥府  
更賜敷請本官早從興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  
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  
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容  
聞此由以先有防備不獲自絕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  
終不為聽但罵文武百僚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於  
賊亂之罪寧甘心死於國務重不可活矣耻後世被以篡奪  
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  
到寶冊備禮以璽紱冊命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  
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夏國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  
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  
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累日幾  
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  
勸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冊命諸路軍民各  
悉知

二帥之在城下也遣人於民麥地內分立牌令

諸蕃部刈之至是諸路兵稍進自以輜重繁多恐不得歸乃為北渡先是邵溥應副城南蕃官頗昵言左副元帥宗維主謀者有高慶裔劉思右副元帥宗傑主謀者有劉彥宗棟摩國王凡謀事者即預事其有密謀也各馳馬於空迥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返若衆議則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畫字於灰可否立定不復聞語其密如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為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太僕少卿陳冲權太僕卿都水使者



陳求道權太僕少卿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罷政不

許 廊延經畧使張深駐軍潁昌會其斥堠騎得吳草

所遺陝西制置使錢蓋礬書言二聖幸青城邦昌僭立

趣使進兵深得書召副總管劉光世及諸將計事

趙姓之遺

史曰張深行次魯山聞張邦昌即偽位召光世及諸將  
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  
衆莫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黶張景  
等將漢蕃弓手一百人騎賁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  
測光世密諭之曰聞康王領大元帥駐兵京東汝等當  
詣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  
進至朱僊鎮默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  
將所部軍馬速赴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回興

仁府只於本府駐劄及差使臣劉宗偕來深得  
劉子失聲惶懼光世即辭去以所部至濟州  
光世乃

遣使臣王默等賫狀詣元帥府先是敵破潁昌焚掠無

遺及是其去纔數日也

李觀靖康勤王紀行錄云三月乙卯聞金人尚有留潁昌者戒

嚴而進丁巳次潁昌府敵騎聞大軍至即去城中盡為瓦礫積尸滿地按此時金人將欲退師非因西軍而後去也今  
是日江寧軍亂先是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

守江寧驕倨不法其官屬多相從燕飲馭下殘酷軍校  
周德因人心之怨夜鼓衆作亂執粹中囚之殺通判府  
事奉直大夫王章東南第五將閤門宣贊舍人王宗韓

司錄事朝奉大夫王巖等十一人江東轉運判官朝請

大夫薛良顯為亂兵所傷而去官屬之不死者皆遁德

等遂焚舟船掠財物嬰城自守公私為之一空

此事當見於欽

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建炎元年七月十三日江東提刑

司奏狀修入但變亂所起不能詳耳北盟會編貢士周

紫芝上書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傲

睨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為名至於害及

平民血流滿野拘繫囹圄如鞠囚徒粹中身為大臣屈

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汚士類

上辱朝廷日歷建炎二年十月庚子江東轉運司奏中

大夫徐疇等狀迪功郎安誠以諂媚得親於宇文粹中

出入具家朝夕無間江東帥司舊無主管機宜文字粹

中特以誠故叛置凡府政大小悉決於誠粹中之喜怒

予奪惟誠所使又擅破將兵充白直及與倡優往還凡所惡之人輒誣以重罪故周德等結衆作亂又紹興二年十月十四日臣僚上言靖康末宇文粹中知江寧府方東京圍閉之時粹中為大臣不能投袂赴難惟事燕飲以夜繼晝衆情共怒兵士周德因之為變今並附此或可修潤增入

辛酉邦昌降手書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安業豈復知兵乃者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迫有堯舜之損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

三月從宜康濟庶拯艱危

此文據偽楚錄及鄧肅劾顏博文疏修入肅疏又云至於

廟諱更不復顧蓋濮安懿王諱也欽宗實錄所載海內  
承平至終究遠圖乃邦昌撫諭四方手書耳非赦文也  
肅在城中當得其詳但偽楚錄係赦書於初四日恐誤  
今用其文而移其日庶不抵牾沈良靖康遺錄云初四  
日邦昌肆赦畧云可大赦天下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  
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  
勞宜歸本貫別聽中旨此  
恐非邦昌本文今不取

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  
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遣官省視陵  
寢諸州天慶觀天寧節仍舊行香官吏並與推恩勤王  
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存恤諸處宗室除放租稅招  
免賊盜等事令禮部徧牒施行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

為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玠莫儔為邦昌謀  
令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其文秘書省著作郎顏博  
文所草也初江淮發運司遣吳樞者至京師探事王時  
雍薦上殿見邦昌陳利害具言在外兵數請遣使止之  
辭語不順邦昌乃授樞文林郎用其策選郎官為四方  
密諭使侍御史黎確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  
收人心有憂勤恭儉過於前王之語又請邦昌修德以  
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

擁黃旗以詣趙野

黎確事以紹興二年三月癸丑江躋論確章疏及紹興八年十月己卯張

熹乞遣追奪確職名奏狀修入

確邵武人野甥也邦昌又遺范訥范致

虛錢蓋翁彥國劉光世等手書計事其書畧云國家之

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竒禍又云幸今敵騎已退

道路可通即遣使東州具伸夙志其書外題云付某人

又內云邦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

偽楚錄云邦昌以手書與翁彥國等

俱有止兵問勞褒用之詞皆斥其名仍用國寶按趙姓之遺史邦昌與彥國書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仍云上端明中丞書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竒禍誠以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

圖其心明於皎日今幸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即遣使東  
州具仲夙志想在端明必諒此心今差李左司費手書  
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迄成康功以永  
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薄暑軍務良勞未暇間更惟  
尚謹邦昌上聞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子崧等會於  
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予時留守南都亦得一封其  
外用內侍省印不書名內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  
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南都力保鴻慶宮  
其末叙時令云某上據此則錄所  
云用國寶等語皆非也今不取

元帥府統兵官劉

浩孔彥威張換以下仍各進官五等

此據欽宗實錄附入

權左

司郎官李健乞使翁彥國遂與奉議郎陳戩偕行又遣  
水部郎官李草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汪長源使張深劉



光世戩松溪人彥國甥壻草深鄉人長源光世客也

李觀

紀行錄四月庚午邦昌遣李草汪長源以太后之命勞軍為名先遣人通耗深怒因來人於軍中按諸書四月庚午元祐皇后方垂簾聽政革等出使蓋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錄稱以汪湘使光世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考

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賈

手書以往子諲不啟封而焚之械繫達於獄遣使勸進於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益金華人也

向子諲徐端益事並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然明清云子諲時為淮漕又云遣官奉

表勸進於河北皆小  
誤今刪潤令不抵牾

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燾

持偽尚書省劄子往濟鄆等州訪尋康王所在令逐州

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省劄子不書年後有王時雍李

回二押字

按馮澥時為左丞不知何以不書劄子若澥元不供職與呂好問相類則後來何以坐事

偽朝誦官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乂

罷從所請也先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覲令日下供

職元帥府以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圍不通朝命參

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

命延禧面草檄以行 是日敵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勤  
王兵大集故也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營中  
遺物甚衆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  
壤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湏之物無不畢取  
以去皆宦者國信所提舉鄧珪導之命范瓊領兵出城  
搜空得金人所遺寶貨表段米麥羊豕之屬不可勝計  
又有遺棄老弱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皆遷入城敵之圍  
城也京城外墳壠發掘畧遍出屍取櫛為馬槽城內疫

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  
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間有氣未  
絕者亦剜剔以去雜豬馬肉貨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芼  
之以賣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猫犬殘盡游手  
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時河東北宣撫使范  
訥屯雍邱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先鋒是晚  
方遣三十騎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勞之且令諭訥速  
來議復辟事淵福津人也

壬戌邦昌置修城司命權戶部尚書邵溥總領其事

副元帥宗澤引兵次大名府澤得金所掠人始知二帝  
北去澤聞之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  
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及是抵大名城下  
欲帥師渡河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  
立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是日徽猷閣  
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潁昌府何志同徽猷閣直學  
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

兼經制使翁彥國

按實錄去年十一月甲戌已除彥國實文閣直學士充經制使募兵入援

不知此時何以尚帶都水使者榮疑同盟於淮寧之教

場初永昌陵既復土司天監苗昌裔私謂內侍王繼恩

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太宗大漸繼恩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謀立燕懿王之子冀康孝王惟吉事泄以貶死

熙寧中昌齡孫逢為臨沂簿與方士李士寧導懿王之

曾孫右羽林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世居謀不軌復坐

誅子崧在邸中習聞其說至是適天下大亂子崧傳檄

中外語頗不遜時彥國在壽春聞敵漸還引兵至陳與  
子崧會二人爭長子崧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彥國曰  
我奉王命入衛公陳守耳子崧方築壇告上帝殺三牲  
軟血而推盟主未定先是敵犯潁昌志同棄城走

去年十二月

丑月

丁至是引所部亦至曰大元帥康王在濟州吾輩何

主盟之推乃同上書帥府然彥國卒為誓文行登壇軟

血之禮云志同執中子疑譚孫也

執中龍泉人政和中太宰譚任城人熙寧

戶部副使按趙子崧移檄事它書不見獨王明清揮麈錄餘話有之其畧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

宋六葉而生眇躬果如所言則子崧真亂臣賊子矣恐未必爾然明清所云遣鄭欽置獄京口究治情得上不欲恭其事以他罪竄之則亦不為無據實錄載子崧盟文云敢告衆士金人再犯京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隅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母懷異毋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按此時子崧已知大元帥在濟州而盟文畧無一字及之亦可怪也胡寅封事黃潛善鄭欽小人本無遠見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足明當時皆有是說今且云傳檄不遜更俟考詳明年二月戊寅行遣



癸亥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敵之始退也權領  
門下省吕好問謂邦昌曰盍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  
去未遠請俟踰境好問曰何可緩也邦昌乃集百官赴  
文德殿降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  
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致君臣之  
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追於刀繩杵臼之存趙孤惟  
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  
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

為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恭惟哲宗元祐皇后  
聰明睿智徽柔懿恭雖嘗即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  
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系望於綿區今二聖已  
遷山川方震是用祇伏掖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丕  
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  
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  
時后在兄子通直郎忠厚所邦昌又密上后書具述復  
興之事

此據秦港  
回天錄

后皇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翌日入

居西宮

蔡條國史後補云延福宮國初號西宮蓋周太后嘗居之故邦昌用此故事王明清揮麈錄云

后在孟忠厚家垂簾儀衛忽突入第中后皇恐不知所按后此時雖入居西宮尚未垂簾也明清所云小誤

今刪潤

元帥府檄至京師邦昌命開封府榜諭士民都

人讀之莫不感動遣權吏部尚書謝克家往山東迎

大元帥先是吕好問謂邦昌曰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則

城中便為功臣若先為諸道所推則城中即叛臣矣為

功臣為叛臣在此一舉豈可少緩邦昌以為然王時雍

謂邦昌曰今如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也宜熟

慮之徐秉哲亦贊其言邦昌不從乃止

此以秦湛回天錄沈良遺錄參

修

尚書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請致仕不許 門下侍郎

耿南仲在軍中率羣僚勸進王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  
遜不受使臣鄭安自金回傳淵聖皇帝齧血書襟詔畧  
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衆  
先潰使道君皇帝而次全族驅質復聞宗社亦非我族  
涕淚橫流衛士潛歸播告四方忠臣義士奮心一舉猶  
可為朕報北轅之耻也王讀之痛哭 江淮發運副使

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 徽猷閣直學

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金退師與發運使翁彥國引兵之襄邑北道都總管趙野河東北宣撫使范訥亦以所部來會時從事郎范塤為蘄州司儀曹事率郡兵勤王子崧因遣塤與承事徐文中偕至帥府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素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若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而起猝難平定望大王遵故事以

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

定填鎮曾孫也

鎮成都人熙寧翰林學士子崧引兵事據家狀在四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

當在此時今  
牽聯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還軍次鄭州

此據范仲熊北

記

甲子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巽王府  
內知客蔡琳賫咨目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  
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  
日到城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

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  
近屬刼質敵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  
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  
為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於時公卿大夫號慟軍前  
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敵執成  
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  
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  
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

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玠莫  
儔俱至邦昌訶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為自免計逼人  
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  
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  
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  
從權庶幾保全宗社可為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  
恐上累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  
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



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賁  
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  
存全伏維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  
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齋御寶一紐詣行府當別  
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珍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  
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師愈見  
二月乙亥是日李興潘謹燾至濟州元帥府以趙子崧  
為實文閣學士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何志同

等皆屬焉

欽宗實錄云先是趙子崧與翁彥國以師勤王相推為盟主適何志同以穎昌兵至曰大

元帥康王總兵濟州蓋赴麾下聽命何主盟之有子崧言於康王曰志同等雖各擁兵不相統一乞令聽子崧節制王承制除子崧實文閣學士充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耿延禧中興記云子崧是除蓋王有所聞并載淮寧與翁彥國爭長事二書不同按淮寧之盟以壬戌而參議之除以甲子相距纔二日王在濟州無容即知之或者二人未盟以前爭為盟主而王已有所聞也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初房州文學傅

亮以所募兵數千人入援

亮募兵事祖見去年六月壬戌

道陳蔡間羣

盜紛然皆為亮所破因以便宜假亮通直郎為統制官

率之以行亮自朱僊鎮直抵青城左副元帥宗維後軍

大驚狼狽而去邦昌遣使召亮亮曰二聖北狩大元帥  
康王未還城中遣使為誰欲斬之偽使遁歸亮馮翊人  
也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遣太學錄楊愿上書帥府太

學生汪若海陳抃等繼至權領門下省吕好問監察御

史張所亦遣人以蠟書來上

愿已見二月甲申若海已見正月丙午

書中

有言士大夫趨向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為

元帥府屬官

耿延禧中興記云吕好問為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蠟言圍城中及朝廷短長監

察御史張所尤甚上命取蠟炬并舉人所上書中害士大夫者併焚之按好問等所上書謂之言城中事可也

謂之害士大夫則非也今畧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諜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

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人人爭先以屠吾民乃命耿延禧草書貽諸道帥未得近京城已至城下者毋得趣入又檄諸道二月六日以後所受偽詔文移等勿行初

童貫自太原遁歸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募兵

於真定會擴與安撫使劉韜之子直秘閣子羽有違言

或諧擴有叛意韜囚之

靖康元年正月癸巳

及真定破擴自獄易

服奔出竄西山之和尚洞

元年十月丁酉

時兩河義兵各據山

寨屯聚自保衆推擴為首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  
然新集之衆兵器甲冑非良至是擴與敵挑戰擴騎無  
甲遂重傷仆地為敵所執

乙丑百官朝太后於延福宮邦昌始不坐迎陽門於內  
東門聚三省樞密院官議事 中書舍人李擢權直學

士院元帥府遣從事郎劉默迎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於

湖北初綱既召還連謫寧江軍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綱去

年九月戊寅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庚寅落職宮城欲  
觀十月癸巳朔散官建昌軍安置庚申再謫寧江城欲

破始復職領開封府

閏十一月甲午

綱行至長沙聞命遂自長

沙與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

援三益嘉興人也王聞綱來承制盡復綱故官且貽書

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

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蒼生

之望即命默持書訪綱焉

默初以綱守禦司奏補官

初有傳金人以

郭藥師為樞密使留兵萬五千以衛邦昌者王憂之乃

遺宗澤趙子崧等書諭以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

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畧曰自古人臣豈有服  
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况邦昌改元肆赦又挾孟氏以  
令天下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踪跡無可疑者自  
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遜而中藏禍心况惡狀彰著如此  
今二聖二后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  
可知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於  
不斷惟大王圖之

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至壬申罷 侍御史

胡舜陟言於邦昌曰臣竊見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  
外迫大金兵火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故自踐阼以  
來謙虛抑畏起居命令不敢同於至尊今大金已反其  
國而君臣大義豈可一日而廢第恐姦言熒惑謂大金  
為可恃謂天位為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輕  
慮淺謀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  
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今勤  
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為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門



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  
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  
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忻然悅服此萬世一時  
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按舜陟入文字在馬仲之前實錄不載而汴都記偽

楚錄有之但偽楚錄附此書於初四日蓋誤今依汴都記附初七日更俟考詳

東南道總管

趙子崧以朝奉郎趙令儵通判廬州子崧聞張邦昌家在廬檄馮詢令存恤又以令儵幾察之子崧即為書告王請捕誅邦昌子母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

隔絕乞下諸路州軍自今凡有事宜並申大元帥府予  
決如有姦詐偽冒文字皆無得施行近京州縣嘗經敵  
人焚掠者宜捐其稅又言范訥為宣撫使逗撓自營罪  
狀明白況大元帥已開府則宣撫使自當結罷又言金  
人見據都城勢力漸回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乞  
早行措置淮南荆浙盜賊恐乘釁據有形勢之地益難  
制禦 宗室忠翊郎叔向聚衆數千屯青城入至都堂  
叱王時雍等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相周

旋

朝野僉言云四月五日劉光世趙叔向自賴川至按光世自華陰徑如京東未嘗至城下也泣血錄叔向

初七日至城下今從之

叔向魏悼王曾孫城破日潛出之京西聚

衆至是自賴昌而來

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

遣韋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構當軍頭引見司

淵及邦昌甥直秘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

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以君

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

自為楚則賁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

太母等恭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賚甚渥  
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畧曰今奉來教備陳  
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  
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

矣

使答書全文云某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  
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

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以為喻便欲  
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鑒與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  
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  
義之兵數踰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覲聞人  
音而矍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敵營從容浹月自謂知  
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

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也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鑒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敵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修謝不能多及何烈靖康草史康王屯兵濟州遣報使來為宰相王時雍以下撒書殺之蓋傳聞繆妄今不取案撒書二字未詳

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王慟哭跪受命

汪伯彥司之

邵溥神道碑云金索大宋皇帝之寶溥給以隨葬乃得全今且附此俟考碑以為大

宋皇帝之寶其文與史不同蓋誤

且貽書諸道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

意毋得擅發一人一騎入京城書後王親批數語或命  
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務自濟州還  
京師趣辦儀物 副元帥宗澤言敵騎渡絕已使人焚

河橋訖王乃檄兩河諸將邀擊敵兵迎還二聖

此據中興記

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人侵逼劫二帝北  
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  
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  
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

予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徃相公尚處禁中不反  
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  
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  
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  
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動王之師以示  
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埃立  
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  
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

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移書稱太宰相公書入  
邦昌命一切改正 陳留潰散戍兵李忠率衆入和州  
清水鎮濠州巡檢及定遠界土豪許氏徐氏金氏槍仗  
手遮境拒之殺李忠 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以身徇國嘗為  
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方  
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圖於有永今則  
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



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  
退舍師未渡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間  
探漸已北轅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  
后宜遵依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  
居禁中緣未審康邸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  
誓殫朴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啟帝胄之應期二  
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又係我后之在斯邦其

永享於休予亦有辭於世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還諸

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

泰湛回天錄云三月二日延寧宮火

元祐皇后傍徨無所歸步入相國寺中前軍罷少監孟忠厚家三月末女真有去意呂公即謂邦昌曰宜速尊

崇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元祐皇太后四月四日聞張邦昌手書乃改曰宋太后呂公曰此事發端

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予謀為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携邦昌上元祐皇后劄

子來具述復興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偏故也五日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呂公又啟邦昌歸政

事邦昌曰以軍退未遠欲俟別日呂公曰時不可權門失至九日中未間遂召百官太后以是日入禁中權門

下侍郎呂好問步自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

不當謙遜以濟大計有司以儀衛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以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右丞李回副之又遣兄子權衛尉卿忠厚持手書遺王

汪伯彥中興日歷丁卯謝克家來歸王璽孟忠厚賈太母手書至王受寶讀書訖居二人以客禮賦延禧中興記云克家忠厚同賈大宋之寶來上按太母書中有百辟建言請權聽政之語則忠厚出京當在戊辰後不應丁卯已至濟州况忠厚與澥回同受命而澥回以壬申出京城丁丑方至帥府則忠厚亦當相踵而至今從實

錄附注

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州幕府羣僚耿南仲等

會於麟嘉堂議未定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

汪伯彥中興日歷作

中綜實錄因之按仲綜後知大宗正事而卒伯彥所記字誤今從耿延禧中興記昔晉安帝蒙

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狩王不當即位宜衣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詔四方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綜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又有自敵寨脫歸者道二帝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為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趨應天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有自

敵寨遁歸者衣裏蠟書上皇御筆二字曰即真謹按玉牒所書上皇御筆乃八字曹勛所進北狩聞見錄甚詳伯彥誤記也欽宗實錄四月戊辰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此尤差誤勛以五月離燕山府七月至南京李綱建炎進退志中亦載此事與勛所錄同史臣承伯彥之書不深考耳二帝聖語見耿延禧中興記今年四月癸亥及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仲綜潞

恭憲王後滕康孝王宗旦子也

潞王元佐生平陽恭懿王允升允升生宗旦

已巳權知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事吳玠權簽書樞密院事莫儔奏乞各還舊

職奉面旨依仍且兼權見領職事

實錄已巳王時雍等六人皆請罷權領三

省樞密院職事元祐皇后不許按邦昌雖以初九日降手書而後十一日始聽政史臣誤也今從偽楚錄於

是時雍撒蓋去鶚呵從稍減拜儔又請免兼權樞密院

職事從之給事中韋壽隆乞罷奉面旨依舊徽猷閣

待制奉祠權開封尹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開封

尹竊恐亦合還大理卿職事奉面旨可依舊權開封尹

見權執政官並免簽書舊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

乞致仕不許恕淑問子

淑問江陵人介子元祐左諫議大夫崇寧初為華

容令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靖康初許翰薦用之是日邦昌偽赦至太康縣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傳檄諸路不行權左司郎官李健等持手書繼至發運使翁彥國得之不發遣使白王子崧獻書於邦昌曰人臣委質事君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議者籍籍謂刼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矣子崧亦疑是說自聞閣下入居境中躬受金冊子崧結

集大軍立壇歃血專意致討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  
踴躍奮迅期得閣下而甘心焉今兵既大集忠憤難遏  
亦可畏已忽李健陳戩持書至翁中丞有反正之心羣  
情尤疑或引馮瀛王語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  
天誘閣下為斯舉也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況其下者乎閣下前日迫於敵  
威不得已而從之今敵既遠去則當避而歸之正豈不  
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



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示於軍中哀鳴以請帥府使三  
軍曉然知閣下前日權於濟難實不忘於吾宋子崧等  
亦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  
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專也閣下老  
母垂年伶俜一夫身將五十必不肯為滅族之計其深  
照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言不成文子崧又遺王  
時雍等七人書大略云諸公平日所學自謂過人今相  
與亡人之國稽首偽朝居之不疑方且自謂佐命功臣

此與唐六臣何異聞張公有反正之意古人權以濟事  
遂立殊勲惟識事機知禍福者能之儻彼遂久假不歸  
諸公願為王偉源休亦所自擇

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  
退處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畢

邦昌服紫袍金魚犀帶獨班歸兩府幕次

沈良餘錄云邦昌自稱太

宰總百揆猶襲曹馬故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靖康

野錄云孟后垂簾邦昌稱監國太師皆誤今不取

昌僭立至是凡三十二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

見百官稱予不稱朕不稱聖旨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  
題以臣邦昌謹封 承議郎權諸王宮記室徐偉達權

膳部員外郎偉達新城人也

此據偉達紹興三年六月乙未乞改正受僞命狀修

入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譚世勳卒世勳既得歸邦

昌命權直學士院世勳稱疾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  
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謚端潔

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  
仕不許 時四方勤王之師漸集道路稍通京城內都

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探報金人後軍尚屯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見者訝之

壬申以明達皇后園陵為敵所發遣監察御史張所按

視陵寢

汴都記云明達墓為敵所發掘露屍取棺板以為營柵今從實錄

先是左副元

帥宗維軍行過永安遣人詣昌昭二陵致祭而去禁止

諸軍毋得劫陵廟器物

此據三國謀謨錄

至是遣官按視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王琮罷為右文殿修撰知鄧州

紹興日曆

戴琮劾疏稱王時雍除琮鄧州令為時雍擬家歸蜀當考秘書省著作郎劉岑直秘

閣知鄭州岑述曾孫

述德清人熙寧初嘗為侍御史

時從聶昌出使未

還也

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

此據紹興

四年六月五日存子右迪功郎鍾乞推恩狀修入

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

復為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知無為軍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俟知江州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

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  
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  
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  
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  
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  
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  
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先是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大元帥府約束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勿行差到官不許上凡事並申



帥府予決以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元帥府

參議朝議大夫滕康宣教郎周望並為記室岐復子

復奉

符人充公四十八世孫仕至中書舍人

康宋城人望真陽人也 是日李

綱檄至京師

乙亥命禮官討論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

慶殿儀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為奉請車

駕進發使左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 文武百官再上

表勸進於王復不許 初京城既破武畧大夫光州刺

史郭京自宣化門南遁

事見去年閏月丙辰

引所部六甲神兵二

千人至襄陽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陝西制置使

錢蓋西道都總管王襄統制官張思正等止之不聽思

正乘間會兵執京囚之至是以聞

實錄云京北路安撫司言收復襄陽府擒

郭京初京敗引兵潛遁破襄陽據之至是就擒按趙姓之遺史載此事頗詳而實錄差畧今從遺史既而

思正持京以獻道為劇盜李孝忠所奪思正刺京殺之

思正殺京在五月辛卯今併書之

思正始以隨州觀察使將兵援河東

軍敗坐停官道州編管未行孝忠京百司健兒京城破

隨衆奔萬勝岡得脫與其徒張世等十人聚衆為盜

是日金人陷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种廣死之初范致  
虛既敗還敵併兵攻陝諸帥皆遁去敵圍城九日而陷  
武經郎監在城酒務統領軍馬劉逵戰死敦武郎兵馬  
都監朱弁成忠郎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後贈廣武翼

大夫雄州防禦使逵等皆官其家一人

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

今以劉逵家乞推恩狀修入狀稱靖康二年四月八日  
金人攻陝州至十六日城破乙亥十六日也逵紹興四  
年二月辛卯依弁旦劄與恩澤一資廣六  
年十月丁未加贈正使遙防今并附見

丙子溫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獻書王府大畧言京城事體  
既已反正顓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疑未發事  
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  
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子崧愚慮深為未然今  
禍變非常姦偽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置理宜先入  
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

可都自可徐議所向子崧等前乞移軍南京當時敵未  
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擄  
掠人心胥怨又兩軍時有分爭萬一行府入南京二軍  
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濯之變伏乞徑還京城早定大  
計以副人望初邦昌偽赦既為子崧等所格李健因留  
太康縣以狀審於王時雍邦昌具遣使奉迎次第以堂  
帖報之子崧取以白王因有是請

丁丑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奉元祐皇后手

書至濟州 文武百官三上表勸進王答以竢入京城  
躬謁宗廟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 副元

帥宗澤檄至京師

戊寅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知復州 命中書舍人張

澂措置排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 直龍圖閣東道副

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也械繫

邦昌使者以兵來衛先是金分兵犯應天府勝非惶懼

易衣逃匿民間皇皇會宣總司前軍統制嘉州防禦使

韓世忠將官楊進引所部擊破之勝非復出視事民心

稍安

此據中興姓氏錄勝非傳勝非南都翊戴記曰靖康元年冬勝非除東道副總管到南都三日都總

管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道財穀甲兵以自隨所餘贏卒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既而敵執直孺以犯應天府縱火逼城為効用邵曇射中敵帥之目墜馬而死乃增陴浚隍益修守備躬探甲冑與士卒同食余夜宿城上凡數月敵攻圍之計百出度而應之敵不能犯南京遂安按勝非此言不無飾說今不取世忠膚

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

事建陽陳豫惜其勇白經畧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此

孫觀撰豫墓誌

已而為王淵部曲從討西夏方臘及山東河北

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王如南京 趙

子崧傳檄京師

己卯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欸  
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  
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  
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從之 成忠郎黃永錫

自京師回

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



從晚次新興店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  
兵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畧使  
張深自賴昌進發次尉氏夜被帥府之命令光世領本  
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興仁深不自安遣屬官李觀  
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興仁如南京實錄庚辰康王次新  
興張深劉光世自陝  
州至此蓋承汪伯彥中興日歷所書出李觀  
紀行錄深以此月癸未至南京伯彥實甚誤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至  
自京師

辛巳通直郎知安陸縣陳規為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  
安德府賞守城之勞也時盜党忠戰敗遁去規招王存  
降之詔授存武翼郎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  
等皆授官有差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  
皇后大畧言陛下已垂簾聽政恐諸路先聞二帝北遷  
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  
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  
致踈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臨朝遣使迎立康

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 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

大夫王喚率官吏郊迎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

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喚珪孫也

珪華陽人元豐尚書左僕射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

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藉以募兵得

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勸進遂

會王於虞城

實錄壬午王至虞城西道總管王襄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此誤也按昭遠家傳昭

遠此時尚在陝西王即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考爾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師深入  
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  
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  
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  
知悉

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哭移時 詔備  
車駕法物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  
半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

許份將子也

將侯官人崇寧門下侍郎

是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

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

遣宗室士儼

乃了切

押圭寶因密護之士儼濮王曾孫卹

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酉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自京師至張邦昌

繼

至伏地慟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慰撫之右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初金人破陝府堅引所

部救之圍解堅為敵所執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

城苟全吾死何憾叱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丙戌元祐皇后遣內侍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上尚

書司門員外郎宋彥通為右文殿修撰元帥府以兵

馬元帥顯謨閣待制汪伯彥副元帥徽猷閣待制黃潛

善並為本閣直學士參議官樞密直學士耿延禧為龍

圖閣學士徽猷閣直學士董耘落直字親衛大夫明州

觀察使高世則落階官為越州觀察使

中興記伯彥等  
遷職在四月晦

今從中  
興日歷

丁亥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初議者請

參用嘉祐元豐法以族新書之成奏可

去年九月丙子

尋詔祿

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至是復有此命

此事欽宗實錄不書今以光堯

會要趙伯總奏狀增入據建炎日曆京東西路提刑司申明乃垂簾日指揮也

起居郎胡交

修為集英殿修撰知湖州交修宿孫也

宿晉陵人治平樞密副使

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胡思乞罷權職許之

國子祭

酒董道率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

門下侍郎耿南仲

兵馬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進呈赦書事目常赦

所不原者咸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  
不問凡命官流徙者悉放還罪廢者皆復故官職故事  
登極赦書不及惡逆而士大夫貶責者以次量移叙用  
至是南仲等一以邦昌偽赦為準議者咎之

此為李綱議赦令張

本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主上登極恩視前為厚者不欲令赦恩薄於偽赦故也

參議官趙子

崧請一切放常平與係省積欠幕府有難之者王從其

請即命著於赦文

此據子崧中外遺事

初敵陷晉絳將及同守

臣天章閣待制唐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士民使出自與



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敵疑有備遂不復渡河重募  
人間道抵京城久乃得達王時雍授以官使歸報及是  
至同州具言二帝北狩王統兵在濟南重即移檄川秦  
十路帥臣各備禮物欲往軍前奉迎且招其友人成都  
府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計事開安居人也 先是尚

書吏部員外郎華亭衛膚敏奉詔逆高麗賀靖康登極  
使者會京師陷膚敏以幣易銀帛得六千匹兩厚貺其  
使而移文遣之是月末高麗使始離樂賓館凡留明州

百三十餘日云

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間金右副元帥

宗傑請觀打圍遂遣郭藥師奏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

公之罪藥師慚而退燕王侯以絕食薨於慶源境上歛

以馬槽猶露雙足上皇道中苦渴摘桑堪食之

此並據曹勛所

進北狩錄

至真定入自東門市人皆哭過河十餘日謂管幹

龍德宮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

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

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

信命勛間行詣王邢夫人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  
勛曰為吾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并見吾父為道  
無恙賢妃已下皆哭上皇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奏有  
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  
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又宣諭嘗  
密賜王馬價珠犀合子及王嘗啟決河灌金人為驗勛  
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閭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